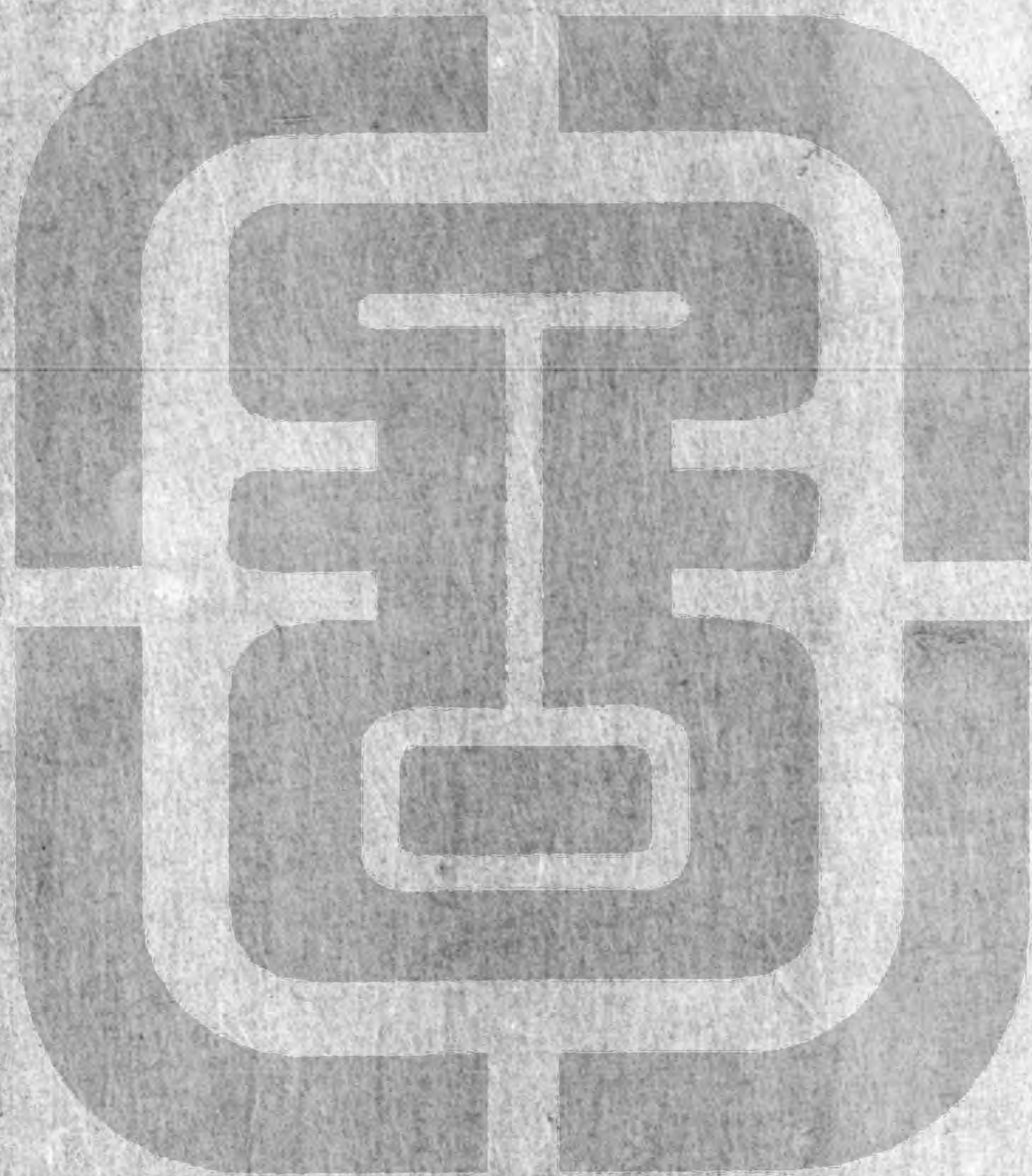


宋槧太平御覽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器物部六

觥

觚

卮

匱

醜

鍾

瓚

彝

滑稽

榼

壺

洗

觥

三禮圖曰觥受七升以兕角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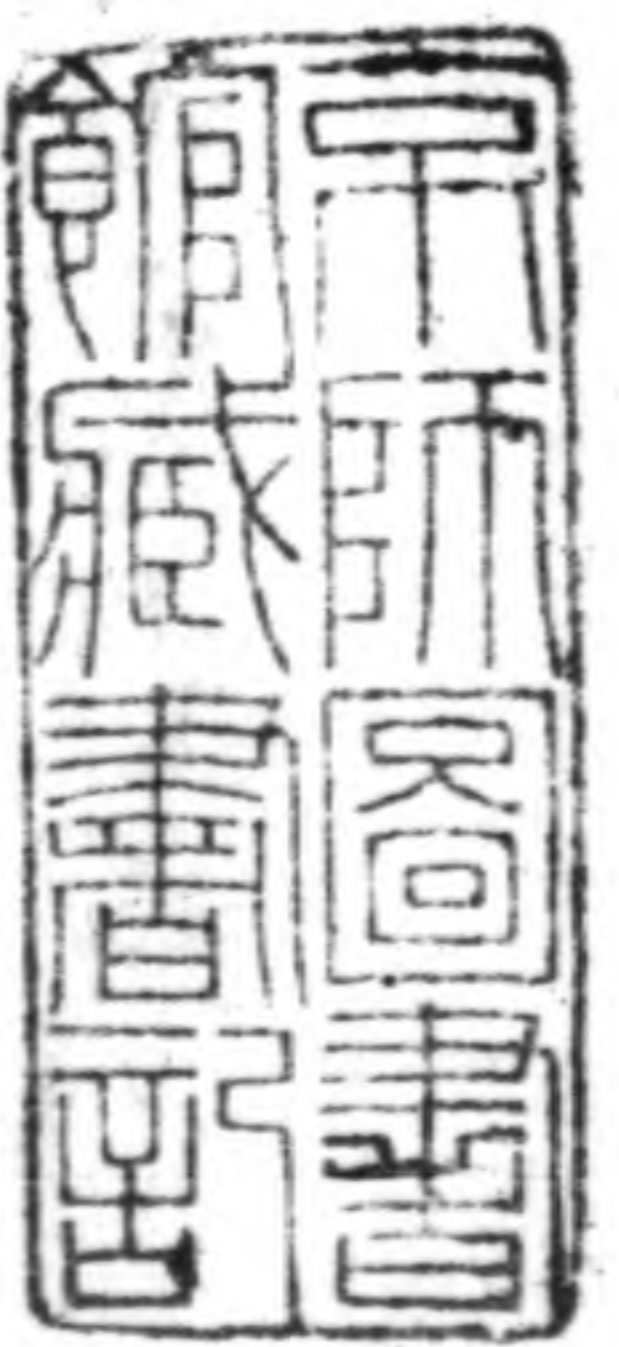
詩曰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

又曰躋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又曰兕觥其觥

上下無失禮者其罰曰觥

左傳曰晉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趙孟



賦棠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興拜舉兕爵曰小國賴子知
免於戾矣兕爵所以罰不敬言小國

三禮圖曰觚受三升音下方是漆赤中青雲飾小其尾

周禮曰梓人為飲酒器觚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觚
論語曰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孔子曰削觚而志有所念

觚小器耳心不專一尚不時成或曰觚哉觚哉
周地圖記曰秦使蒙恬北築長城又於原上築城以觚尊

酒而祭有鶉飛止觚上因名鶉觚縣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卮執觚

卮

說文曰卮鬲器也卮音且卮也卮音且
禮曰父母舅姑之斝音年卮匱非餽莫敢用

史記曰高祖奉玉卮起為太上皇壽也

漢書曰沛公與項羽會鴻門樊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楯
直入帳下羽問為誰張良曰沛公驂乘羽曰壯士哉賜卮
酒彘肩噲飲酒拔劍切肉食之羽曰復能飲乎曰死且不
辭豈憚卮酒

韓子曰棠谿空見韓昭侯曰今有白玉卮而無當有瓦卮
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君曰以瓦卮棠谿空曰白玉卮至
貴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空曰為人君漏泄群
臣之語猶玉卮無當也空每見面出昭侯必獨臥惟恐夢
言泄於妻妾

戰國策曰昭陽為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師而攻齊
陳軫為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謝賀戰勝起而曰臣竊譬楚
有祠者賜其舍人酒一卮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不足一人

飲有餘請畫地為蛇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且飲之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為之足足未成一人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得為之足遂飲酒今子伐齊為蛇畫足也

淮南子曰雷水足以溢壺榼而江河不能實漏卮
鹽鐵論曰川源不能實漏卮

魏文帝答楊脩書曰重惠流離卮昭厚意

晉傅咸汗卮賦曰人有遺余琉璃卮者小兒竊弄墮之不潔意既惜之又感寶物之汗辱乃喪其所以為寶况君子行身而可以有玷乎

匱音移

說文曰匱似羹魁柄中有道可以注水
纂文曰匱水器也

儀禮曰嫡入室媵御奉匱沃盥

左傳曰晉公子過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匱沃盥

既而揮之匱沃盥器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

國語曰勾踐命諸稽郢行成於吳曰勾踐願請盟一介適女執箕帚以賂姓於王宮一介適男奉匱盤以隨諸御該也音

醜與醜同

說文曰斝玉爵也或說斝受十六升詩曰或獻或酢洗爵奠斝禮曰醜斝及尸君非禮也是謂僭君醜斝先王之爵也

又曰季夏六月魯以禘禮祀周公爵用玉琖仍雕左傳曰齊侯伐燕燕人賂以瑤瓊玉櫝斝耳斝耳玉爵也不克而還

又曰鄭火裨竈言於子產曰若我用瓊斝玉瓚鄭必不火

子產不許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

鍾

孔叢子曰平原君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音音日飲百榼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予所聞賢聖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食也

沈約宋書曰蕭思話常從太祖登鍾山中道有盤石清泉上使於石上彈琴因賜以銀鍾酒曰相賞有松石閒意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冢得馬璫鍾

論衡曰文王飲千鍾孔子百觚若酒用千鍾則肉宜百牛酒用百觚則肴宜用千羊則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躰如長狄乃能堪之

瓚慈但切

三禮圖曰圭瓚受四升徑八寸形如盤其柄似圭有流前

注○書曰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孔安國曰以圭為杓柄謂之圭瓚也

詩曰釐余珪瓚秬鬯一卣音酉

又曰瑟彼玉瓚黃流在中玉瓚圭瓚也圭瓚文狀以圭為杓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中夾

周禮曰裸音貫圭有瓚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

口徑八寸下有盤口徑一尺也

又曰裸圭尺有二寸有珪以祀宗廟也

禮曰賜珪瓚然後祭

又曰祀周公於太廟灌用玉瓚大圭瓚形如盤容五升以大圭為柄是謂圭瓚

白虎通曰圭瓚者器之名所以受灌之器以圭瓚飭其柄

說文曰樽酒器也鬯龜日酒尊也木刻為雲象其施不窮也

爾雅曰彝卣鬯器也皆酒尊彝卣中尊也

易曰樽酒簋二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書曰用賚爾秬鬯一卣卣中尊也

詩曰我姑酌彼金罍惟以不永懷不懷不歸

周禮曰司尊彝掌六尊六彝之位春祠夏禴裸用雞彝鳥

彝皆有舟其朝踐用兩獻音深尊其再獻用兩象尊皆有彝

秋嘗冬蒸禘用斝彝黃彝皆有舟其朝獻用兩箸直略尊

其饋獻用兩壺尊皆有彝彝亦尊也彝法也言爲法之止

鳳之形也皆有舟鄭司農云舟尊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

獻讀曰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皇或曰以象骨飾

尊也斝讀爲稼彝畫木稼也黃彝黃目尊也著尊者着此無足虛尊者以壺爲尊

禮曰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內壺君樽瓦甒音武此以小爲貴

也壺大一石瓦甒缶大小未聞犧樽疏布纂音覓禴音善勺

此以素爲貴也又曰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捭音伯豚汗音瓜尊而抔

薄侯切飲鄭玄云汗樽鑿地爲樽也抔飲以手掬之也

又曰黃目鬱氣之上尊也黃者中目者氣之清明者也言

酌於中而清明於外也黃目黃彝也

又曰魯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尊用犧象山彝

鬱尊用黃目犧尊以沙羽爲畫象骨飾之鬱鬱鬯之器黃目黃彝

又曰泰有虞氏之尊也山彝夏后氏之尊也著殷之尊也

犧象周之尊也泰用瓦着地無足

傳曰犧象不出門喜樂不野合

漢書曰梁孝王有罍尊上刻雲雷象也直千金戒後代善寶之王

任后聞而欲得之王讓大母李太后曰先王有命無得以

樽予音與人他物雖百鉅萬猶自恣任后絕欲得之下讓直

使人開府取樽賜任后天子下吏驗問公卿治奏以爲不

孝讓誅也

東觀漢記曰王霸擊賊作倡樂賊射營中霸前酒樽霸坐不動

又曰章帝時美陽得銅酒樽采色青黃有古文後漢書曰章帝初元七年槐里岐山得銅樽一枚

晉起居注曰穆帝升平二年尚書左丞劉充元會日彭城討佐虞興發白虎樽而羣觀輻湊中蘭臺令史張玄不禁免玄令史

沉約宋書曰正旦元會設白虎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虎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蓋杜舉之遺式也蓋為白虎疑是後人所加欲令猛如虎無所忌憚也

晏子春秋曰晉欲攻齊使范昭觀焉景公觴之范昭曰請君幸樽酌晏子命撤樽革具范昭歸曰齊不可伐也吾欲慙其君晏子知之孔子聞之曰不起於樽俎之間折衝于

里也

莊子曰市上之人有善戴尊者酒尊也累十尊而行人有與

之更者行道未半而以其尊顛

又曰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一斷在溝中此

犧樽於溝之斷則美惡有閒矣其於失性一也桀跖與魯

史行義有閒矣然其失性均也

又曰純朴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

安取仁義

淮南子曰百圍之木斬而為犧樽龍蛇虎豹曲成文章高誘曰刻為蟠龍伏虎之狀也

又曰夫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設樽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

各得其所宜

又曰夫奉一爵酒不知於邑言其輕也挈一石之樽則白汗交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六 莊子

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在海內之事者乎。重於樽亦遠矣。

風俗通曰：坐不移樽，俗說此宴飲者移轉樽，酒令人訟諍。志林曰：先代不識犧樽，但云沙畫之飾，以翠羽。至魏明帝時，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自爾乃知其定形。

吳越春秋曰：闔閭女自殺，以銀樽送之。鄴中記曰：石虎正會殿前有白龍樽，作金龍於東，箱西向龍口，金樽受五十斛。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白玉樽，受三升，戴延之西征記曰：太極殿中有銅龍，長三丈，銅樽容三十斛。正旦大會，龍從土中受酒，口吐之於樽中。傅玄朝會賦曰：踟鳳虎之二樽，清醕皆以淵停。

蔡邕論銘曰：漢獲齊侯寶樽于槐里也。

孫綽陽燧樽銘曰：詳觀茲器，妙巧奇絕。酌則注，受滿則閉。補結吐寫適會，未見其竭。

滑稽

崔浩漢記音義曰：滑稽，酒器也。轉注吐酒，終日不已。若今之陽燧樽。

史記曰：吳王夫差取于胥尸，盛以鴟夷革而浮之江中。應劭曰：取馬革為鴟夷。鴟夷，楹形。

漢書楊雄酒賦曰：鴟夷滑稽，腹大如壺。晝日盛酒，人復借酌，常為國器，託於屬車。

楹

說文曰：楹，酒器也。榘，音園，楹也。

左傳曰：晉欒鍼使行人執楹承飲，造于子童。

謝承後漢書曰陳茂為豫州別駕與刺史周敞行部到潁川陽翟傳車有美酒一榼敞勅載酒以行茂取榼擊柱破之日使君傳車榼載酒非宜

王隱晉書曰宣帝既滅公孫淵還作榼兩口二種酒持着馬上先飲佳酒塞口而開毒酒與牛金飲而死

北齊書曰元韶字世胄魏室寄寶多入韶家有馬腦榼容三升玉縫之皆稱西域鬼作也

涼州記曰胡安據等發張駿陵得流離榼

孔叢子曰子路嗑嗑日飲百榼已具

列異傳曰濟北弦超神女來遊車上有壺榼青白琉璃玉具

續齊諧記曰王敬伯夜見一女命婢取酒提一涿沉漆榼

曹毗杜蘭香傳曰蘭香降張寶輒資元榼

馬融奏事曰楚將吳起或遺之一榼酒注之上流使士卒迎流飲其下明不獨也

劉伶酒德頌曰止則操卮執觚動則挈榼提壺

壺

三禮圖曰洗壺受一斛口徑一尺頭高五寸大音中身允下赤漆中元上加青雲氣方壺受一斛腹圓足口方圓壺受一斛腹方足口圓

詩曰顯甫餞之清酒百壺

周禮曰挈壺氏以令軍井壺所以盛飲故凡軍事懸壺以

序聚櫟懸壺以為漏也

禮曰其次乘壺酒賜人亦曰乘壺酒乘壺四壺尊壺者面其鼻

鼻在面上言向人也

左傳曰晉侯問原守於寺人敫鞮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

徑餒而弗食故處原

漢書曰東方朔曰壺者所以盛也

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紀得一金壺發視之中有丹書

韓子曰晉公子重耳過曹僂負羈盛黃金於壺充之以食

令人遺公子也

說苑曰五大夫願衛人也負壺入井終日灌一區

國語曰勾踐召范蠡而問焉曰諺有之曰觥飲不及壺

言志在觥飲慮不至壺今歲晚矣子將奈何曰臣聞追亡

人也蹶而趨之唯恐不及王曰諾遂伐吳

神仙傳曰壺公賣藥常懸一壺於坐上日入之後公輒跳

入壺中

搜神記曰吳王夫差女王悅童子韓重結氣死形見將重

入豕取崑崙玉壺與之

琴操曰伍員奔吳過溧陽瀨溪見一女繫漂於水中旁有
壺漿乃就乞飲飲畢謂女子曰掩夫人壺口女子知其意
自投瀨溪而死

洗

三禮圖曰洗高三尺口徑尺五寸足徑三尺士鐵大夫以
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金飾

儀禮曰設洗于阼階東南

禮曰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

魏武令曰臨祭就洗以手擬水而不盥以絜爲敬未聞擬

向不敬之禮吾親受水而盥

金澤文庫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一

七

李山

金華文庫

向不婚之弊...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一... 自井... 樂... 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金澤文庫

器物部七... 瓢... 杵... 碓... 磨... 甗... 禮... 三禮... 論語... 太平御覽

爾雅曰康瓠謂之瓠孫炎曰康瓠瓠也郭璞曰瓠也賈誼曰實康瓠是也

戰國策曰應侯謂秦昭王曰百人與瓠而趨不如一人持

而走疾百人試與瓠瓠必裂今秦國華陽穰侯太后用之

秦國必裂矣

東官舊事曰漆香爵二銀鑲連長七尺

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始我大瓠之鍾我樹之成而

實五石剖以為瓠濩落無所容吾為其無用捨之

楚辭九歎曰藏瓠蠶於筐籠瓠瓠蠶瓠

東方朔荅客難曰以管闕天以蠶測海張晏曰蠶瓠瓠也

琴操曰許由無杯器常以手捧水人以一瓢遺之由操飲

畢以瓢掛樹風吹樹瓢動歷歷有聲由以為煩擾遂取捐

之

太平御覽卷六十二

金瓶梅文

說文曰斗勺也

通俗文曰木瓢為斗

詩曰惟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

又曰酌以大斗大斗長三尺以祈黃耆

周禮曰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射四寸厚寸黃金勺青

金外朱中鼻寸衡四寸有纜音早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焉

杜子春云勺謂酒樽中勺也鄭司農云鼻謂勺龍頭鼻也

衡謂勺柄龍頭也鄭玄謂鼻勺流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玉贊天子巡守有事山川則用灌焉於大山川則用大璋中山川用中璋於小山山川用邊璋也

又曰梓人為飲器勺一升勺尊

禮曰犧思歌尊疏布音禪禪之演勺此以素為貴也鄭玄曰禪

木白理也

又曰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鄭玄曰龍龍

其頭也蒲合蒲如鳧頭也

太平御覽

卷六十二

七

漢書曰霍顯之謀行於杯勺

東宮舊事曰漆注八合鴨頭勺四

論衡曰司南之勺投之於地其柄指南

語林曰諸阮以大盆盛酒木勺數枚也

東晉貧家賦曰舉短柄之搨勺

豐

三禮圖曰射為罰爵之豐作人形也豐國名也坐酒亡國

戴孟戒酒

說文曰豐俎豆貴豐厚也一日鄉飲酒有豐侯者

儀禮曰司射滴堂西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設豐以承其爵豐形蓋似豆卑而大之

又曰公尊瓦泰兩有豐

崔駰酒箴曰豐侯沈酒荷鬯負缶自戮於世圖形戒後

李尤豐侯銘曰豐侯荒繆醉亂迷逸乃象其形為禮戒式

後世傳之固無止說

禁一名榘乙去切

三禮圖曰榘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寸無足漆赤中青雲

畫菱茗華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

中青雲畫菱茗華飾刻鏤其足為褰帷之形

儀禮曰尊於戶間兩甒音武有禁禁承尊之器名之曰禁因為酒戒也

又曰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斯禁禁切無足也

禮曰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榘禁此以下為貴也廢

去也榘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榘或因名之耳大夫用斯禁士用榘禁如今方案楮長局足高三寸

食架

東宮舊事曰漆食架二

食廚

禮曰大夫七十而有閣閣以板為之天子之閣左達五右

大正御覽

三

達五公侯伯於房中五大夫於閣三士於坵一達夾室大夫言於閣
與天子同與天子二五倍諸侯也
東宮舊事曰漆食廚二具

酒臺

周禮曰六彝皆有舟鄭司農曰舟下臺也若今時承盤也

東宮舊事曰漆酒臺二金塗銀鈿

槽

劉伶酒德頌曰先生方棒罌承槽銜杯嗽醪

杵曰

易下繫辭曰斷木為杵掘地為臼曰杵之利萬民以濟蓋

取諸小過王肅曰雷起於上杵之象地艮止於下曰之義

書曰血流漂杵孔安國曰流而漂杵杵甚之言也一戎衣天下大定

禮曰隣有喪春不相相送杵聲

又曰暢曰以掬杵以梧所以擣鬱也

穀梁傳曰大夫救日擊門士擊杵春棗盛之具示有上下陰陽

周易類謀曰閒可倚杵鄭玄曰天地相去其閒杵可倚一杵也

春秋繁露曰夏求雨暴杵曰於街十日

漢書曰傅咸為南陽太守有猾吏大姓犯令為地曰木杵

春不中程者輒加笞箠

又曰江都易王非官人有過者或髡錯以鉛杵春不中程

輒掠

又曰楚王戊即位胥靡申公白公衣赭衣使確春於市

東觀漢記曰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為吳祐

賃春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後漢書曰梁鴻之妻孟光多力能舉石曰太

又曰馮衍娶北地任氏女為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

自探井曰... 王隱晉書曰賈后使小黃門孫慮徒愍懷太子於坊中不
與食乃劫服杏子黑丸其夜薨或傳太子不肯服藥伺至
廁以藥杵撞害之喚聲聞於外... 燕書曰昭武帝營新殿昌黎大棘城縣河岸崩出鐵築杵
頭一千一百七十枚永樂民郭陵見之詣關言狀詔曰經
始崇殿而築具出人神允協之應賜陵爵關外侯... 戰國策曰智伯攻趙襄子於晉陽曰竈生鼃於禍切
又曰衛人迎新婦婦入室見白曰徙之廂下妨往來者主
人美之... 河圖曰千歲之後天可倚杵...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
者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何其血之流杵也

呂氏春秋曰伊尹母夢神告之曰出水而東走... 賈誼書曰黃帝行道炎帝不聽故戰涿鹿之野血流漂杵
淮南子曰解門以爲薪塞井以爲曰雖用小而所喪大矣
桓譚新論曰伏羲制杵曰之利後世加巧因借身以踐確
而利十倍... 又曰復設機關用驢羸牛馬及役水而舂其利百倍
論衡曰春者以杵擣曰杵曰鼓動地動地臨池水河水震
蕩天曰杵木也水與木土三者殊類而相應者相叩動其
勢然也... 風俗通曰秦留燕太子丹天爲雨粟廚中杵生肉是不然
也... 世本曰雍父曰作春杵曰宋志曰雍父黃帝臣也... 湘州記曰棗陽縣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曰云是倫舂紙

白鹿山記曰長沙醴泉縣山有石室室中有石牀牀頭有白容五升父老相傳皆有仙人以此合金丹衡山記曰桂英巖上鑿石作曰有鐵杵倚置巖畔石白邊有兩人腳跡

名山記曰羅浮山有道士賁鐵曰杵欲金丹未成而仙化世說曰魏武帝讀曹娥碑云外孫董白楊修曰董白受辛受辛辭字劉松在家忽見一鬼杖劍斫之鬼走松起逐見鬼在高山巖室上卧仍往逼突群鬼爭走遺置藥杵曰取所餘藥因將還家松為人合藥時臨熟取一撮經此白者無不効驗列異傳曰魏郡張舊家巨富復暴衰賣宅與黎陽程應應

人居死病相繼賣荆民何文日暮持刀匕北堂中至二更有一人長丈餘高冠黃衣來堂前呼問細腰曰舍中何以有人氣須臾復有一人高冠青衣次又高冠白衣問並如前將曙文下堂如向法呼細腰問曰黃衣者誰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誰曰錢也在堂前井西五步白衣者誰曰銀也在堂東北柱下汝誰也曰我杵也在竈下至明文按次掘之得金銀各五百斤錢千餘萬取杵焚之宅遂清安言曰

礎與砧同

爾雅曰礎謂之椳

郭璞曰礎木質也據音虔

廣雅曰枕質礎也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石砧一枚又擣衣杵十杵

荆州記曰枳歸縣有屈原宅女嬃音須廟擣衣石猶存
漢水記州有女郎擣衣砧也

古樂府詩曰藁砧今何在山上復有山藁砧謂夫也

碓

廣雅曰礪碓也礪切應切

方言曰碓機陳魏宋楚自關而東謂之槌

魏略曰司農主思弘作水碓免歸田里江林焚之字後所

晉書曰魏舒遷鈍質朴不為鄉親所重從叔父吏部郎衡

有當世名猶不知之使守水碓

王隱晉書曰石崇有水碓三十區曰黃太清謂曰金碓

文曰劉頌為河內太守有公主水碓三十餘區所在邊塞

輒為侵害頌表止封諸碓民獲便宜

又曰衛瓘為太子少傅詔賜園田水碓不受

又曰鄧攸去石勒投李矩借水碓春於城東

晉諸公讚曰征南杜預作連機碓

晉陽秋曰給陳留王碓一區

幽明錄曰弘農徐儉家有一遠來客寄宿有馬一疋中夜

驚跳客不安騎馬而去一物長丈餘來逐馬後客射之聞

如中木聲明曰尋昨路見箭着一碓柵

世說曰王戎既貴且富區宅水碓洛下莫比

孔融肉刑論曰賢者所制或踰聖人水碓之巧勝於斷木

掘地

王渾表曰洛陽百里內舊不得作水碓臣表上先帝聽臣

立碓并攬得官地

磨

說文曰礪莫佐石磴也礪音五對切

太平御覽

卷之六十一

七

釋名曰磴磨也

廣雅曰礮磨也

方言曰磴或謂之礮即礮也

通俗文曰礮曰礮七內填音礮曰礮途棟礮牀曰摘直易切

魏略曰諸葛亮為衝車圍郝昭於陳倉昭以繩繫石磨羅

古犬切其衝車

魏志曰管輅字公明平原人也往同村郭思家礮上有鳩

食相鬪輅曰不祥思明日射鳩悞中隣女

蜀志曰許靖為許劭排擯以馬磨自給

晉書曰王戎為司徒好治產業周遍天下水碓四十所

鄴中記曰解飛者石虎時工人造作旃檀車左轂上置礮

右轂上置礮每行十里磨麥一石舂米一斛

世本曰公輸般作礮

諸葛亮別傳曰孫權常饗蜀使費禕音揮停食麩索筆作麩

賦恪亦請筆作磨賦

異苑曰上黨侯亮之於江都城下獲一石磨下有銅馬

幽明錄曰廣陵有冢相傳漢江都王建之墓也常有村人

行過見地有數十具磨取一具持歸暮即叩門求磨甚急

明且送着故處

抱朴子曰周髀家云天旁轉如推磨而左行日月右行隨

天左轉譬之於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進故不得不隨磨

以右迴焉

嵇含八磨賦曰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

任轉入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時圓貫規旋下靜以坤

上轉以乾巨輪內建入部外連

砥

大正和覽

卷七

八

通俗文曰石礪輓穀曰礪徒

後魏書曰崔亮在雍州讀杜預傳見其為八磨嘉其有濟時用遂教民為礪及為僕射奏於張方橋東堰穀水造水礪磨數十區其利十倍國便之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天宮轉響之狀... 莊林子曰...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二

器物部八

斧

錒

椎

鑿

釋名曰斧甫始也凡將制器始以斧伐木已乃制之也

易曰得其資斧我心不快斧所以破除荆棘以安其客舍者也不得其位不獲平砥之地

雖得資斧其心不快

龍魚河圖曰斧神名狂章斧神狂章斧之狀言龍也

周書曰神農作陶治斧破木為耜鋤耨以墾草莽然後五

穀興穀子時養農性德德之資也

詩曰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

又曰蠶月條桑取彼斧斯音以伐遠揚

又曰破斧美周公也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周禮曰大喪及窆執斧以莅匠師匠師主豐碑之士執斧以師之使戒其士

禮曰禮諸侯賜鈇音夫鈇然後誅

又曰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斧依為斧文屏風於戶牖之門

傳曰楚子執齊慶封將戮之負之斧鈇以徇於諸侯使言

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齊魯於正

春秋元命苞曰斧鑕主亂行斬狂詐斧之為言捕也

漢書曰分周為二有逃賁之臺被竊缺之言應劭曰周報王出至臨邊

又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衣繡持斧逐捕盜賊應劭曰

又曰王莽司徒王尋初發長安宿霸昌廐亡其黃鉞尋軍

士所王素狂直入哭曰此經所謂喪其齊音齊斧者也日齊應劭

利也亡其利斧言無以復斬斷者

東觀漢記曰祭遵襲略陽遣護軍王忠皆持刀斧伐樹開

道

又曰蔣詡字元卿後母憎之伺翊寢操斧斫之值詡如廁

謝承後漢書曰會稽戴就字景成為都曹掾太守為州所

奏就見伏考燒斧以着腋下就罵獄卒此無火氣何不熟

燒

魏志曰太祖延張繡及其將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典韋

持大斧立後刃徑入太祖所至之所韋輒舉目之繡及將

帥莫敢仰視

晉書曰魏舒嘗適野王主人妻夜產俄而聞車馬之聲相

問曰男也女也曰男書之十五以兵死復問宿者誰曰魏

公舒後十五載詣主人問所生兒何在曰因條桑為斧傷

而死舒自知為公

晉咸和起居注曰因有司奏魏氏故事正且賀公卿上殿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三

二

王宣

虎賁六人隨上以斧柄拄衣襟上令宜依舊爲儀注詔曰
此非前代善制其除之

三輔舊事曰王莽夢大夏殿前五劍人語莽惡之斧斫開
銅人腹

東陽記曰晉中朝時有民王質者入山伐木至石室中見
童子數人彈琴而歌因留跂斧柯而聽之童子以物與之
狀如棗核質含之便不復飢也童子曰汝來已久宜去質
承聲起斧柯漉然爛盡既歸去家已數十年

列女傳曰丁仲謀妻氏共夫卒交阯夫爲賊所殺妻船上
得一斧舉以破賊

列仙傳曰赤斧手中常有赤斧
錄異傳曰陳世母黃亡後還家但聞聲世忽亡斧黃言問
家奴福盜之

幽明錄曰文翁常欲斷大樹欲斷處去地一丈八尺翁先
祝曰吾若得二千石斧當着此處因擲之中所欲一丈八
尺處後果爲郡

賈逵別傳曰逵廟一柏樹有人竊來斫伐始投斧數下斧
刃乃折於樹中

七賢傳曰文黨字翁仲與人俱入山取木謂侶人曰吾欲
遠學先試投斧高木上斧當挂乃投之斧果上因之長安
受經

廷尉決事曰廷尉高文惠上民傳晦謂民籍牛場上盜黍
爲牛所覺以斧擲折晦腳物故依律牛應弃市監棗超議
晦旣儀盜牛本無殺意宜減死一等
六韜曰操刀不割失利之期執斧不伐賊人將來繁葉不
去將爲斧柯

列子曰人有亡鈇者意其隣人于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動作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於其谷而得其鈇他日復見其隣子之動作態度無似竊鈇矣

孟子曰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荀卿子曰林木茂而斧斤至焉

呂氏春秋曰孔甲田于東陽蒼音山天大風晦孔甲迷惑入于民室主人方乳也乳產也或曰后來是良日也是子必大

吉或曰不勝之是子必大殃后以其子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子長成幕動折撩音老斧破斬其足遂為守門者

以其無足遂使守門

淮南子曰巨斧擊桐薪不待利時日而後破之又曰古之遺將君親操斧持頭授將軍柄日闌以外者將

軍裁之

說苑曰雍門周說孟嘗君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

玄晏春秋曰隣人亡斧及雞意予竊之居三日雞還斧又自得隣人大愧

志林曰齊斧之齊當為齋凡師出必齋戒入廟受斧故云齋也

抱朴子曰介象燒斧而立其上久不知熱

諸葛亮教曰前後所作斧都不可用前伐鹿角壞刀斧十餘枚賴賊已走閉自令作部刀斧數百枚用之百餘日初無壞者余乃知彼主者無意宜收治之此非小事也若臨敵敗人軍事矣

釋名曰鋸鋸也其體直所截應倨勾之正也
說文曰鋸槍唐也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倨

史記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

致理

後漢書曰獻帝欲復肉刑孔融議曰雖忠如鬻拳信如楚

和智如孫臏一離刀鋸沒世不齒

吳志曰孫皓愛妾使人至市賊奪百姓財物司市陳聲繩

之以法皓大怒假他事燒鋸斷聲頭

王隱晉書曰趙王倫欲廢賈后而門鑰在侍中處所部司

馬多木作有利鋸至期倫乃命三部司馬以銅鋸截關開

門

晉書曰胡母輔之字彥國少擅高名王澄常與人書曰彥

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後進領袖也

又中興書曰苻健凶淫暴虐常露刀張弓椎鉗鋸鑿殺人

之具備置左右

宋書曰後廢帝名昱初在東宮惰業好嬉師傅不能禁及

嗣位漸自放恣晨出暮歸從者並執鋌矛加以虐刑鉞椎

鑿鋸之徒不離左右

莊子曰禮若亢鋸之柄亢舉也禮有所斷割猶舉鋸之柄以斷物也

又曰天下好智而百姓永竭矣於是乎斲音斤鋸顛焉繩墨

殺焉椎鑿汝焉

管子曰軍中必有一斧一鋸

尸子曰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

列女傳曰臧文仲為魯使齊齊拘之文仲使人遺公書恐

人得之乃謬其詞曰臧我羊食我以銅魚公及大夫莫能

知之乃問臧孫母母泣曰吾子拘有木治矣木治也臧我羊者臧善也羊者有母告妻善養母也食我以銅魚銅魚具文錯錯者所以治鋸也鋸者所以治木是以知有木治繫於獄矣

淮南子曰夏屋聯房公輸王爾無所指剖居綺劓居月劓劓然猶未能贍人主之欲也

世說曰晉元皇初見賀司空言及吳時孫皓燒鋸截一賀頭是誰司空未復言元皇曰燒是賀邵司空流涕曰昔者先臣遭遇無道臣創巨痛深無以上答明詔元皇慙愧三日不出

衡山記曰雞頭陂西有石室有人採藥暮宿其中曉見一鋸懸在壁上示有形無復鐵貫

椎

說文曰椎擊也齊謂之柶音葵斨音切千斤椎也

纂文曰柶揆方椎

崔贛易林曰亡椎失斧公輸無輔

廣雅曰柶揆音切擾鑼音切鐘音切柶音切卓音切椎也

史記曰張良為韓報讎得力士為鐵椎重百二十斤擊始皇於博浪沙中誤中副車

又曰信陵君客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晉鄙殺之奪兵以救趙

戰國策曰始皇遣齊君王后連環曰齊多知能解環君王后引椎椎破之謝秦使曰謹已解矣

漢書曰賈山上書曰秦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厚築其外隱以金椎為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斜逕而託足焉

又曰淮南王長怨辟陽侯之不救其母也袖金椎椎殺辟

陽侯金椎又曰中山靖王勝來朝聞樂聲而泣曰衆煦漂山聚蚊成

雷明堂執虎十夫撓椎曰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說事祖納輒困之因曰君汝

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持我鈍椎推君利錐

皆當摧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椎納曰假有神錐必有

神椎吳越春秋曰夫差使力士石番以鐵椎椎殺玉孫聖

益州記曰市橋音橋今各有一鐵椎大十許圍長六十

尺云初作橋引機運此椎以擊橋柱本有三今餘二

管子曰一農必有一椎

莊子曰儒以詩禮發冢曰徐以金錐控其頤無傷口中珠

周生烈子曰昔伊尹操商括姬公揮周機管子執齊鉞范

蠡奮越椎

世說曰永嘉三年中牟縣故魏在城王臺下池有漢時鐵

椎長六尺入地三尺頭西南指不動

相譚上事曰孔子問屠牛曰屠牛有道乎曰刺必中解割

鑿

必中理盤筋則引終葵而椎終葵方椎

孫盛優劣論曰子房奮椎為天下唱義義聲既震則秦亡

可知矣

釋名曰鑿有鑿穿鑿也

說文曰鑿小鑿也

通俗文曰石鑿曰鑿音鑿鑿充曰銃音仲小鑿曰鐸音柄

日檠音擊受檠曰鏹音切

太平御覽 卷之百六十三

七

古史考曰孟莊子作鑿
尸子曰利錐不如方鑿
管子曰軍中必有一鑿

莊子曰齊桓公讀書堂上輪扁斲輪堂下釋椎鑿而上問
桓公

抱朴子曰魏明帝好聞椎鑿之聲

搜神記曰陳仲舉微時常宿黃申家婦方產夜有叩門者
須臾門裏言有客堂下有人不可進曰從後往須臾還留
者問曰何等名可與幾歲應以何死荅曰男也名奴得十
五歲當以兵死仲舉告其家父母不使執寸刃年十五有
置鑿於梁者其末出奴以長木鉤取鑿墮陷腦而死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三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器物部九

斤

鏟

鋤

錐

鑽

鉗

泥鎔

橙

籃

斤

籠

簾

釋名曰斤謹也板廣不可得削又有節則用此斲之所以
詳謹令減斧跡也

崔鴻十六國春秋曰石虎馳獵無度晨出夜歸又多輕行
躬行作所太子太保韋諛諫曰白龍魚服有豫且子居之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四

一

禍海若潛遊離葛陂之酷願陛下清官蹕路思二神爲先
鑿不可忽天下之重輕行斤斧之間一旦有狂夫之變雖
龍騰之勇不暇施也智士之計豈及設哉

莊子曰郢人堊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
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孫子曰何世之無才何才之無施良匠提斤斧造山林梁
棟阿衡之材樞柱楣椽之朴森然陳於目前大厦之器具
矣

夢書曰斤斧爲選士取有材夢得斤斧選士來

鏹

釋名曰鏹平削也

廣雅曰籤子簾切謂之鏹也

鮑照蕪城賦曰鏹利銅山

鏹音斯

釋名曰鏹彌也有高下迹以此鏹彌其上而平之

說文曰鏹錯銅鐵也

方言謂錯鏹牙名也

韓詩曰如磨如錯

釋名曰鏹廉也體廉薄其所刈稍稍取之似廉者也

東觀漢記曰山陽郡人江伯欲嫁姊姊引鏹欲自割

魏略曰孟康字公休爲弘農太守時出按行勅吏卒各持

鏹自刈馬草

說苑曰孔子聞哭者聲甚悲進見之吾丘子也

帶索而哭孔子問何哭之悲對曰吾有三失子曰願聞三

失日吾少好學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是一失也素尚高
節不事庸君臣節不遂二失也少擇交遊寡於親友老而
無託是三失也請從此辭投水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
是以爲戒於是歸養親者十有三三
風俗通曰鎌刀自揆積芻蕘之効
吳苑曰長山郭悖元嘉十二年病亡後孫兒見悖着帽布
裙在靈床土呼孫與語云今得七日假假滿便去今將二
小兒捉襍在門可就取也孫求襍即得又云汝叔從都還
得鑿翠鑿音碎可試取看便以呈之仍以兩鐵相加鎗鎗作
聲語孫曰我無復歸緣從此而絕

毛詩豳七月日取彼斧斨以伐遠揚

斨自羊切

又破斧日既破我斧又缺我斨

鑿 鑿附

釋名曰鑿鑿地起土也或曰削能有所穿削也或曰鑿刻
也剝地爲坎也

晉書安帝紀曰吳興王淡父爲隣人竇度所殺淡年十歲
陰有復讎之志至年十八密索利鑿刃佯若耕耘經一橋
下伺度舡行還伏杖於草中淡於橋上以鑿斫之而歸罪
有司太守孔嚴義其孝勇上請宥之

又曰劉伶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鑿而隨之謂曰死
便埋我

淮南子曰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脚者使之蹠音鑿強脊
者使之負土長脚者蹠得土多鋪入土深也

又曰禹身執畚鑿以爲民先疏河而導之九支鑿山而通

九洛關五湖而寧東海

說文曰鋤音高斫也鑿大鋤也

正直也

史記曰高后立諸呂為王擅權用事朱虛侯年二十有氣力忿劉氏不得職常入侍高后燕飲曰請為田歌太后笑曰若生而為王子安知田乎章曰臣知之太后曰試為言田意章曰深耕溉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呂后默然

漢書曰雖有鋤上音茲不如逢時鋤鋤雖有田信矣基值時乃獲樊噲夏侯灌嬰之徒方其鼓刀僕御販繒之時豈自知附驥尾勒功帝籍慶流子孫哉

又曰倪寬受業孔安國貧無資賃作帶經而鋤伏息輒誦讀

又曰龔遂為渤海太守逐盜賊諸持鋤鉤田器者為良人持杖器者為賊

又曰嚴延年為河南太守京兆尹張敞聞延年用刑刻急以書諭之延年報曰河南天下咽喉二周餘弊莠盛苗穢何可不鋤也

魏略曰常林為諸生帶經耕鋤其妻餉之相敬如賓蜀志曰先主將誅張裕諸葛亮表請其罪曰芳蘭生門不得鋤

賈子曰商君專任刑法以刻薄為教秦人父子兄弟無父兄之恩蹠踞反目有若禽獸借父耰鋤意有得色搜神記曰扶風楊道和於田中值雷雨止桑樹下霹靂擊

之道和以鋤格之折其右肱遂落地色如丹日如鏡
伏候古今注曰曾子鋤瓜有三足鳥集其冠

世說曰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忽見地有片黃金管揮鋤
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

應璩詩曰古有行道入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鋤
禾莠住車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辭內中嫗貌醜

中叟前致辭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辭暮臥不覆首要哉
三叟言所以能長久而天下則知三叟之壽也

左傳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史記曰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
立見

戰國策曰蘇秦行而歸負書擔囊父母不與之語秦歎曰

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陰符伏而讀之

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

王隱晉書曰梅陶及鍾雅數記餘事祖約輒困因謂之日

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椎已具椎門中

又曰王濬伐吳吳人於江險要害之處作鐵錐長丈餘暗

置江中濬乃作大筏先行鐵錐輒着筏去

又曰赫連勃勃性工巧然殘忍刻暴乃蒸土築城錐入

寸即殺作者錐若不入即殺行錐者而并築之

管子曰女有一錐然後成爲女

孫卿子曰無置錐之地而公侯不能與之爭名仲尼是也

莊子曰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

韓子曰堯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民心

葛氏春秋曰子產相鄭十八年刑三人殺三人錐刀之遺

於道者莫之敢舉
尚書大傳曰古者中刑用鑽鑿
物理論曰趙堯雖鑽之吏能探高祖深心致位丞相
漢書曰江充捕巫蠱燒鉗灼強服之
吳時外國傳曰扶南有訟者燒鐵令赤以鉗舉鐵着手行
七步無罪者手不燒有罪者手即焦

又曰王莽公泥鐔郭璞注曰泥鐔也

爾雅曰鐔謂之圻郭璞注曰
說文曰鐔鐵圻也
左傳曰鄭子產相鄭伯如晉晉侯未之見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曰文公之為盟主也崇大諸侯之館

圻人以時填館宮室圻人塗者
論語曰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汚也

又曰齊東野語橙都鄧切
續晉陽秋曰何無忌母劉牢之姊也無忌與高祖謀夜於屏風裏制檄文母潛橙於屏風上窺之既知其謀大喜謂曰汝能如此吾讎耻雪矣

世說曰謝中郎在壽陽敗臨奔走猶求王怙橙也
蘇蕙少以一籃

集異記曰丹陽張承先家有鬼長為其取物會有客須葷

二斤鯉魚二寸頭鬼將一小兒持籃至驃騎街十字路小兒睡覺看籃中已有葷鯉

見睡覺看籃中已有葷鯉

太玄印覽 卷七百六十四

方言曰箒所以注斛陳魏宋楚之間謂之箒或謂之籬自
 關而西謂之注箕郭璞注曰盛米穀寫斛中也江東亦呼為箒籬屬形小而高也
 續搜神記曰吳興人章苟者於田中耕乘小舡以歸籬魚
 鮭置舡中著菰裏有物輒已食盡如此非一後日磨鍛於
 菰蘆中見一大蛇偷食苟以錒叉之中其蛇

史記曰宋元王二年江使神龜使於河至泉陽漁者豫且
 舉網而囚之置籠中見夢於王曰我為江使於河伯而網
 當路豫且得我王有德義故來告懇無忌與高孫齊公
 又曰齊使淳于髡獻鵠於楚出邑門道飛其鵠揭空籠而
 獻之

東觀漢記曰耿恭於疏勒城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乃正
 衣冠向井再拜為吏士禱水身自率士負籠有飛泉涌出

吏士驚喜皆稱萬歲晉書曰恭於疏勒城
 晉中興徵祥說曰泰元中公主婦女束髮緩鬢傾髻以為
 盛飾用髮豐多不可恒戴乃先於籠上榜之名曰假髻或
 曰假頭至於貧民不能自辨自號無頭就人借髻亦服之
 妖也無幾時烈宗晏駕而天下騷動二十年中兵革不息
 孫恩之亂刑斬無數相立之役死者萬計凡被戮之家多
 亡頭首

沈約宋書曰廢帝狂悖無道誅害羣臣公卿忌憚諸父並
 聚之殿內歐捶陵曳無復人理建安王休仁及太宗山陽
 王休祐形體並肥壯帝以竹籠盛而秤之沈約曰
 續述征記曰梁鄒西有籠水發源長城山直北流於梁鄒
 西注濟水或云齊之孝婦誠感神明湧泉發於室內潛以
 績籠蔽之人莫之知由是無谷汲之勞姑及家人疑而嫉

之值出而搜其室既無所覩試發此籠而泉遂潰涌流漂
居宇所以名曰籠水也
莊子曰雀過羿羿必得之或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逃
矣是故湯以庖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以
其所如籠之地
淮南子曰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之罟何亡魚失
鳥之有乎
又曰狐裘負籠甚可恠也
世說曰宋處宗甚有思理常得一長鳴雞愛而食之恒籠
盛着窓間雞遂作人語與處宗談論極有言思終日不輟
處宗因此言乃大進
楚辭曰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
傳咸班鳩賦叙云余楸蔚然成林閑居無為有時遊之顧

見班鳩音聲可悅於是捕而畜之既已擾馴出之於籠無
何失去後時時一來飛翔似如有戀聊為之賦
成公綏鸚鵡賦曰小禽也以其能言解意故為人所愛玩
之以金籠升之以殿堂可謂珍之矣蓋乃未得鳥之性也
古詩曰羅敷好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繩桂枝為籠
鈎

籠

說文曰籠籠也

漢書曰韋賢曰遺子黃金滿籠不如一經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四

太平御覽

卷第七百六十四

籠

單遠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四
箕帚部十
 箕帚部十
 升 箕帚
 畚 箕帚
 斛量附 汁
 梯 杷扒
 蓑笠
 桔槔
 梳柳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五

器
物部十

箕帚

升

梯

畚

蓑笠

杷扒

斛量附

桔槔

梳柳

世本曰少康作箕帚

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南有箕載翁其舌

禮曰凡為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被拘而退其塵

不及長者以箕自向而扱之

又曰汜埽曰埽埽席前曰枅枅弗運切席不以鬣執箕膺搗

鬣謂帚也恒掃地不潔清也膺親也搗舌也持箕將去糞者以舌自鄉搗以涉切

又曰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史記曰張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楚楚太子質於秦請以秦女爲大王箕帚之妾効萬室之都以爲湯沐之邑

又曰鄒子如燕昭王擁篲先驅請列弟子之坐而受業

漢書曰秦爲亂政虐刑殘滅天下北爲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搔動百姓罷音弊頭會箕歛計人頭數出以穀以箕歛之

供軍費

又曰上歸櫟陽五日一朝太公家令說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帝雖子人主也太公雖父人臣也奈何令人主拜人臣如此則威重不行後上朝太公太公擁篲迎門却行上大驚下扶太公太公曰帝人主也奈何以我亂天下法也又曰魏勃欲見齊相曹參無因常早掃參之門

又曰賈誼上書曰秦人借父擾鋤而有得色母取箕帚立

而諱語

晉書曰王獻之善隸書有父風以掃帚沾泥書大字方一丈甚善

王隱晉書曰庾袞孤兒女曰芳將嫁美其服矣袞刈荆茗爲箕帚焉召諸子于堂男女以班而謂芳曰汝少孤今汝適人將事舅姑洒掃庭內婦人之道故賜汝此匪器之美欲汝之溫恭朝夕雖休勿休也

齊書曰劉休妻王氏妬帝聞賜休妾勅與王氏杖二十令休於宅後開小店使王氏賣掃帚皂莢以辱之

國語曰越王勾踐行成於吳曰一介適女執箕帚於王宮淮南子曰周鼎不爨而不可賤掃帚日用而不足貴南越志曰鮑靚爲南海太守嘗夕飛往羅浮山曉還有小吏晨洒掃忽見兩鵲飛入小齊吏帚擲之墜於地視乃靚

之履也

西域志曰佛筓在月支國長三尺許似孔雀尾也

異苑曰北海徐寔婢蘭義熙中忽患羸黃而自拂拭有異於常家共伺察見竹掃帚從壁角來趣婢取而焚之婢即

平復

雜五行書日常以正月三日買箕四枚懸堂上四壁令人

治生大得治田蠶萬倍錢財自人

李九箕銘曰神農殖穀以養蒸民箕主斲揚糠粃乃陳

畚

左傳曰晉靈公不君

失君道

宰夫牖

音熊

不熟殺之寘諸

畚使婦人載以過朝

又曰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陳畚梲具緦

畚箕籠也

晉中興書曰王猛少貧賤鬻畚為事常至洛陽貨畚有一

人於市貴買其畚云家近在此可隨我取直猛隨去忽至

深山中此人語猛且住樹下當先啓道君須更猛進見一

老公踞牀髭鬚悉白侍從十許人引猛云大司馬公可進

猛因拜老公曰王公何綵拜即十倍雇畚直遣人送猛出

山既顧視乃是嵩高山也

淮南子曰禹之時天下大水禹身執畚鍤以為民先

韓詩外傳曰鮑焦衣弊膚見挈畚持蔬遇子貢曰吾子何

以至於此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此

子貢曰吾聞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汚其君者不履其土今

子非其世而持其蔬乎鮑焦曰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

士易愧而輕死乃捐其蔬立枯於洛水之上

斛量附

廣雅曰斛謂之鼓方斛謂之角

太平御覽

卷七百六十五

三

田

書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合四時之氣節月之大小及尺丈斛斗斤兩皆均同日之甲乙齊一也律法制

周禮曰粟氏俗作栗為量改煎金錫則不耗不耗然後權之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其銘曰時文思索允臻其

極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厥後茲器維則不毀其

漢書曰量者龠合升斗斛也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

之龠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二龠為斛而五

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十合為一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

而五量嘉矣其法用銅方尺而圓其外旁有廝音桃焉其上

為斛下為斗左耳為升右耳為合合者合龠之量也升者

登合之量也斗者聚升之量也斛者角斗平多少之量也

夫量者躍於龠合於合登於升聚於斗角於斛也職在太

倉太司農掌之

後漢書曰第伍倫為京兆主簿倫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

枉百姓悅服之八思川丸

魏志曰太祖嘗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主者曰可小斛

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眾太祖謂主者曰特

當借汝死以厭眾不然事不解遂斬之題屍日用小斛盜

軍穀故斬之文會而公與張元以極一雙千亞父亞父父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呂光與龜茲王戰大敗之故

大奢侈富於奉養家有蒲桃酒或于斛經十年不敗士卒

淪沒酒藏者相繼文會而公與張元以極一雙千亞父亞父父

苟比別傳曰荀遂字仲陽隱居不仕時歲飢荒來糴者遂

妻常叩其斛糴者歸量輒過其本時人號為掾斛夫人

莊子曰聖人不死大盜不止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

斛而竊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雖有軒冕之

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割斗折衡而民不爭
天文要集曰斗星仰則天下斗斛不平覆則歲稔
雜冷曰諸量以秬黍中者容一千二百為籥二籥為合十
合為升升為斗三斗為大斗小斗為斛
楚辭曰惟並舉而好朋一升斛而相量言今之人皆好朋黨並相薦舉其
貪倣之心以衆托周而肩隨賢者遠害而隱藏
史記曰鴻門之會沛公使張良以卮一隻予亞父亞父受
玉斗撞而破之衆不勝悲事不勝悲神文賦氣日以小微益
又曰田乞仕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
其廩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
衆心宗旋益強人思田氏
漢書曰王莽攝政鑄作滅斗滅斗者以五石銅為之形若

北斗長三尺五寸欲以厭勝衆兵既成命有司負之莽出
在前入則御旁莽亦以帶
說苑曰合升斗之微以滿倉廩
王逸子曰白幽厲禮壞樂崩天網施絕諸侯力攻轉相吞
滅德不能懷威不能制至於主赧遂喪玉斗合升斗之
漢書律曆志曰嘉量法用銅方尺而圍其外左耳為升右
耳為合升
左傳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
釜釜十則鍾鍾乃大矣陳氏三量皆登一焉
葛洪神仙傳曰王方平語蔡經家人曰吾欲賜汝等酒此
乃出天廚其味醲非俗人所宜飲之或能爛人腸今當以
水和之汝輩勿恠也乃以一升酒以一斛水攪之以賜經

家家人飲之一升許皆醉良久

廣雅曰草謂之簞笠

音謂之笠

詩曰爾牧來思荷簞荷笠

又曰彼都人士臺笠緇撮

禮曰大羅氏天子之掌鳥獸者也

尊野服也

國語曰越王勾踐栖於會稽乃令三軍求退吳王謀臣大

夫種曰譬如簞笠時雨至必求之今君既棲於會稽之上

而求謀臣無乃後乎

又曰吳王夫差使王孫苟告勞于周曰齊人為不道不供

承王事夫差不忍被甲帶劍簞笠相望於艾陵

舍其衷齊帥還

言敗夫差豈敢自多

笠音謂之笠

簞所以備雨

笠所以御暑

臺所以禦暑也

諸侯於蜡使使者

載草笠貢鳥獸也

齊人為不道不供

艾陵雨器也

言敗夫差豈敢自多

天

雨器也

天

又曰管仲曰今夫農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時雨既至挾

其槍刈耨耨以且暮從事於田野脫衣執刃首戴茅蒲身

衣襍襖音發糞茅蒲笠笠也機襖笠也沾體塗足以從事於田野

史記曰瞽瞍使舜上廩從下焚廩舜乃以雨笠自扞而下

得不死之

又曰虞卿解其相印與魏齊間行走太梁欲因信陵君以

走楚信陵君未肯見曰卿何人齊曰虞卿躡履擔簞一見

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聞君急士之

窮而歸公子

吳志曰呂蒙汝南人代鄧當為將定南郊約軍中不得干

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

鎧蒙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廢法遂斬之

晏子曰景公出遊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若使

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吾將戴笠衣褐以行畎畝
之中也孤非軍令不可以概里對風土記曰越人結交約曰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
車揖風吹吸之經曰還涉長陽溪而得其笠則知溪穴潛通矣盛弘之荊州記曰宜都有風穴樵人有冬過者置笠穴口
馮劭通詣鄧禹賤曰今日裘與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
堂則簑不御此更爲適者也今物通逢堂簑之不遇也
本草曰敗天公主鬼注精魅此竹笠之敗也

曹植九詠曰越江兮刈蘭暮秋兮薄寒被蓑兮戴笠置露
兮踐藿王褒僮約曰雨墮如注翁扳薛戴子公薛蓑衣也子公笠也
又曰昔曾曰桔槔本而

通俗文曰機汲曰桔槔

禮曰棒席如橋衡鄭玄曰井上桔槔

莊子曰子貢南遊楚漢陰見一丈人爲圃畦於漢陰鑿隧
而入井抱甕而灌用力多而見功寡子貢曰鑿木爲機後
重前輕挈水若流其名桔槔圃者曰開有機事必有機心
吾非不知羞不爲也

又曰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汝南先賢傳曰蔡君仲井桔槔壞在母口年命上憂不敢
治而扶老生纒之扶老藤也生纒桔槔
不須治考之感也

梳柳

禮曰男女不同梳柳

又曰不敢懸於夫之揮音揮梳竿謂

太平御覽

卷七百九十五

雜類

爾雅曰日筭謂之梳郭義注曰衣架也
古詩曰罌中無升米架上無懸衣

梯

說文曰梯木階也
禮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
蜀志曰劉琦問自安之計於諸葛亮亮不答琦遊後園登樓去梯謂亮曰可以言未謂劉曰君不見甲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涼錄曰竇苻洛陽人也以壯勇知名從呂光攻龜茲登雲梯入地道或時墮落蘇而復上光深奇之

孟子曰瞽瞍使舜完廩捐階
搜神記曰和熹鄧后夢登梯以柵天體蕩蕩正青若鍾乳

者后仰漱之

石虎鄴中記曰石虎太子宣與母弟蔡公韜迭秉政事宜嫌終有代己之勢八月社日韜登東明觀遊暮還酣宴作女妓罷宣遣力士鉅鹿楊杯等十餘人夜緣梯入韜第斫殺之

鹽鐵論曰防塞利門而民猶爲非況上之爲利乎

傳曰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是開利室內民罪梯也

世說曰韋仲將能書魏明帝起殿欲安勝使仲將登梯題之既下頭鬢皓然因是勅戒兒孫勿復學書

稽含雞賦曰余庭有栖雞而一雄寂武常憑梯升栖守時告晨未常有殆

郭璞遊仙詩曰靈溪可潛盤安事登雲梯

把杅

方言曰把無齒為扒宋魏之間謂之渠拏今江東或謂之名亦然

渠疏渠疏周生烈曰夫忠審朝之把杅正人國之掃箒也秉把執箒

除凶掃穢國之福主之利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五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雜物部一

漆

蠟

黃屑

皮

筋角

齒

羽毛

蘧蔴

籊篔

筴

繩

膠

周禮曰凡相膠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澤紵而搏廉搏園也廉取嚴利也鹿膠青白馬膠赤白牛膠火赤鼠膠黑魚膠餌犀膠黃皆謂煮用其皮或用角也

禮曰脂膠丹漆無或不良監工日號無作淫巧以蕩上心史記曰趙奢死藺相如病篤使廉頗攻秦秦敗趙軍秦之閒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因以

括代廉頗相如曰王以名而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

漢書曰晁錯上書曰欲立威者始於圻膠秋至膠可折弓弩司用匈奴可

軍以出

謝承後漢書曰雷義與陳重為交鄉人為之語曰膠漆自雖堅不如雷與陳

帝王世紀曰昭王濟漢船人惡之以膠船進王中流膠舡解王沒于水

中洲記曰鳳麟州以鳳啄及鱗角合煎作膠名曰集弦膠一名連金泥膠青色如碧玉漢武時西王母使獻靈膠四

兩帝不知其妙以付庫帝幸上林苑射虎而弩弦斷使從駕因取一分膠口濡以集弦射虎而帝使武士對挽終不

脫勝未集時

呂氏春秋曰桓公使人告魯曰管夷吾寡人之讎也願生得而親加手焉魯君許諾乃使吏鞞其拳膠其目以革囊其手也盛之以鴟夷置之革車

孔融同歲論曰阿膠徑寸不能止黃河之濁

本草經曰膠一名鹿角膠味甘平治傷中勞絕腰痛瘦補中益氣婦人無子

曹植樂府歌曰膠漆至堅浸之則離皎皎素絲隨染色彩君不我棄讒人所為

漆

書曰兖州厥貢漆絲豫州厥貢漆象

詩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

史記曰豫讓為智伯報趙襄子吞炭漆身

又曰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上雖無言固將請

太平御覽

卷一百六十六

七

之漆城城滑蕩蕩寇來不能上欲就之易爲漆耳難爲陰
室於是二世笑而止
戰國策曰三晉分智氏趙襄子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
漢書殖貨志曰漆千大斗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樊重欲作器先種漆而鄉人笑之積以歲
月皆得其用向之笑者皆取給焉

莊子曰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人伐之漆可
用故人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韓子曰舜作食器斬山木而財之削鋸循其迹流漆墨其
上諸侯以爲益侈國之不服者十三

又曰堯無膠漆之約於當世而道行
山海經曰英韃之山其上多出漆

列仙傳曰卞次卿欲還峩眉山語主人丁氏云當相爲作

漆以罌十枚盛水覆口從次唾之百日乃發皆成漆也

蕭廣濟孝子傳曰申屠勳字君遊少失父與母居家貧備
力供養作壽器用漆五六斛十年乃成

何晏九州論曰平安好梨中山好栗真定好梨共汲好漆
續述征記曰古之漆園在中牟今猶生漆樹也梁王時莊

周爲漆園吏則斯地○南越志曰綏寧白水山多漆樹高
十餘丈刻漆常上樹端雞鳴日出之始便刻之則有所得

過此時陰氣淪陽氣升則無所獲也凡刻漆別有氏族以
爲業膺前緣木處胼胝如人腳也

晉中興書曰王敦死祕不發喪裹屍以席塗之以蠆埋於
齋中諸葛璠等曰縱酒淫樂

博物志曰荒年暫梓穀法但食蠆半斤輒支十日不飢東

阿王嘗錄甘始同寢處百日不食而容體自若用此術也
世說曰石季倫以蠟燭炊爨

黃屑

南方草物狀曰黃屑在山中藤生蔓延緣着樹木以九月
中刮取根皮乾暴曰南黃屑最黃好歲以獻

書曰梁州厥貢熊羆狐狸織皮

左傳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

又曰無綏子嘉父使孟樂如晉因孟莊子納虎豹之皮以

和諸戎

又曰齊莊公為勇爵殖綽郭最欲預焉

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枚數可以與於此乎然二

子者譬於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

爾雅曰東北之美者斥尺合山之文皮焉郭璞曰虎豹之

論語曰子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也

漢書曰元狩四年有司言川度不足請收銀錫白金及皮

幣以是應劭曰時國用不足以白

又曰荅布皮千石亦比千乘之家

范曄後漢書曰李恂為兗州刺史以清約率下席羊皮卧

布被遷張掖太守有威重名

文子曰木強即折革強即裂

神異經曰北方有曾冰萬里厚百丈有鼠在上中焉食冰

下草木肉重萬斤可以作脯食之已熱除熱也其皮可以蒙

鼓其聞千里有美尾可以來鼠此尾所在

搜神記曰舊說太古時有人遠征家唯有一女并馬一疋

女思父乃戲馬曰爾能為我迎得父吾將嫁汝馬乃絕鞅而去至父所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後馬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恠之密問女女具以告父父乃射殺馬曝皮於庭女之皮所以足蹙之曰爾馬而欲我為婦自取屠割何如言未竟皮蹶然忽起卷女而行父還失女後於太樹之間得女及皮盡化為蠶績於樹上其蠶厚大異於常蠶隣女取食養之其收亦倍今世或謂蠶為女兒古之遺語也

真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也狐白之裘蓋非一狐之皮也

韓子曰翟人獻豐狐玄豹之皮於晉文
又曰西門豹性急佩韋以緩己董安于心緩佩弦以自急

揚子法言曰羊質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

也

筋角

周禮曰凡相角秋網殺音者厚春網者薄禘牛之角直而澤

老牛之角紵而昔紵徒展切昔讀為交錯之錯痲疾險中牛有久疾瘡

牛之角無澤少潤氣也角欲青白而豐末豐大也角長二尺有五

寸三色不失理謂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豐也

又曰凡相筋欲小簡而長大結而澤則其為獸必剽以為

弓則豈異於其獸筋欲敝之敝嚼之當熟也

禮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

左傳曰麇鼠食郊牛角

爾雅曰北方之美者幽都之筋角焉幽都山名謂野牛筋角也

魏略曰大秦國出駭雞犀角

晉書曰王凱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里百駭常瑩其蹄角

後魏書曰桓帝英傑魁岸馬不能勝常乘安車駕大牛角
容一石

呂氏春秋曰甯戚飢牛扣角而歌
淮南萬畢術曰燒角入山虎豹自遠

東方朔占曰昔武帝亡劍不知取者誰無主名請朔往入
宮見人持兩刺手中復持小牛角朔曰陛下宮中當有親
林名字魚者取之帝曰有之即收考子魚服出劍帝曰朔
何其工乎且說其占朔對曰入宮時見人持二刺手中復
持小牛角因占之二木林字故知名字魚者取之

齒

書曰揚州厥貢齒革羽毛荆州厥貢毛齒

詩曰元龜象齒大賂南金

周禮曰荆州其利齒革

禮曰季春之月令百工審五庫之量筋角齒羽無或不良
左傳曰晉韓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子產謂之曰象有
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悅乃輕幣

元嘉起居注曰彈廣州刺史韋叟象牙三十九枚

羽毛

書曰仲夏鳥獸希革夏時鳥獸毛羽希也仲秋鳥獸毛毳毳也毛更

也毛更仲冬鳥獸毼毛鳥獸皆生毛毼也又曰揚州荆州皆貢羽毛

周禮曰凡析全羽為旒析羽為旌析羽為旌左傳曰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歸齊人始貳因謂之羽

尚書大傳曰夏成五服齒革羽毛器乃備

魏志曰平原太守劉乂取印囊及山雞毛著器中令管輅

筮之輅曰內方外圓五色成文含寶守信出則有章此印
囊也高丘巖巖有鳥朱冠羽翼玄黃鳴不失晨此雞毛也
列女傳曰老萊子隨其妻至於江南而止曰鳥獸之解毛
可續而衣也
陸機羽扇賦曰昔楚襄王會於章臺之上宋玉唐勒侍皆
操白鵠之羽以為扇
張載羽扇賦曰有翔雲之素鳥體自然之至絮飄縞羽於
清風擬妙姿於白雪

蘧蔕

方言曰簞粗者謂之蘧蔕
晉書曰慕容暉見苻堅曰暫屈鑿駕幸臣私弟堅許之暉
出王嘉推曰蘆作蘧蔕不成文章會天大雨不得殺羊堅
與羣臣莫之能解是夜大雨晨不果出

三輔故事曰哀帝崩王莽奏發傅太后冢以蘧蔕裹屍還
定陶
倉庫令曰諸輸米麥二十斛蘧蔕一番

籊籊

皇甫謐篤終論曰死以蘧蔕裹屍麻繩約三頭
魏略曰裴潛為尚書令妻子貧乏織籊籊以自供
傅咸劾事曰令史張濟案行城東見有新立屋間籊籊障
二十丈推問是少府夏侯俊所作請免俊官

筮

方言曰符戶當切籊音當自關而東周洛楚魏之間謂之倚伴
自關而西謂之符籊南楚之外謂之籊郭璞曰苻籊似蘧蔕
呼為籊江東

通俗文曰合繩曰糾單展曰紉女隣切織繩曰辯大繩曰組古桓切

易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

書曰予臨兆民懷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

勞

又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

左傳曰吳伐齊齊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幾短也約繩也八

尺為尋吳欲以繩貫其首

漢書曰龔遂為渤海太守盜賊不寧上問遂曰君欲何以

息其盜賊遂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臣聞治亂國猶治亂

繩不可急唯緩之然後可治

東觀漢記曰吳漢等圍朱鮪岑彭說鮪鮪從上下索曰必

信可乘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二日鮪將輕

騎詣彭

又曰許皇后父廣漢為官者丞上官桀謀反時廣漢部索

其殿中廬有索長數尺可以縛人者數千枚滿入篋緘封

廣漢索不得他吏往得之廣漢坐論為鬼薪輸掖庭後為

暴室齋夫

晉書曰劉寔字子真平原人少貧苦賣牛衣以自給然好

學手繩口誦博通古今清身潔色州舉秀才皆不行

後魏書曰楊大眼武都民王難當之孫少驍捷高祖征南

李冲典選統校大眼往求冲不許大眼曰下官出一技便

出長繩三丈繫於驂走繩直如絃馬馳不及冲曰千載已

來未有若此遂用為軍主願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

龍得水之秋不復與諸軍齊列矣武冠六軍淮泗之人以

名止小兒啼卒荊州刺史

老子曰善繫者無繩約而不可解
家語曰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孔子曰懷焉如腐索之御悍馬

文子曰夫繩之爲度也可卷而懷之可引而伸之可直而布之長而不橫短而不窮直而不剛故聖人體之

葛洪神仙傳曰樊夫人者劉剛妻也俱行道術各自言勝剛行見虎不敢起適欲捉往卽噓之夫人往捉虎以面迫地不視夫人以繩就繫虎頸曳之以歸

幽明錄曰曲阿有一人忘姓名從京還逼暮不得至家遇雨宿廣屋中雨止月朗遙見一女子來至屋簷下便有悲歎之音仍解腰中縷去遠切繩懸屋桷自絞又覺屋簷上如有人牽繩此人密以刀斷卷繩又斫屋上見一鬼西走向曙女氣方蘇能語家在前持此人將歸向女父母說其事

或是天運使然因以女嫁與爲妻

述異記曰武康徐氏宋太元中病瘡連治不斷有人告之曰可作數團飯出道頭呼傷死人姓名云爲我斷瘡今以此團與汝擲之徑還勿反顧也病者如言乃呼晉故車騎將軍沉充須史有乘馬導從而至問汝爲何人而敢名官家因縛將去舉家尋覓經日乃於塚側叢棘下得之繩猶在時瘡遂獲痊

傅玄九曲詩曰歲暮景邁時光絕安得長繩繫日月
古詩曰直如朱絃繩清如玉壺水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六

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飢極便卧一梓樹下仰見箭着樹枝視之乃是昨射箭性其如此於是還家資糧命子姪持斧以伐之樹微有血遂裁截為板二枚牽着坡塘中板常沉池然時復浮出輒家有吉慶每欲致賓客輒見此板於中流欲沒客大懼聶君呵之還復浮出仕官大如意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時外司白云濤入石頭聶然聶君以板破中板來耳視之果然聶君以板來必有意即解職歸家下舡便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至豫章自爾之後板出使反有凶禍家大輒軻

幽明錄曰義熙中江乘聶湖忽有一板廣數尺長二丈餘恒停在此川溪探菱及捕魚者資此以自濟後有數人共乘板入湖試以刀斫即有血出板仍沒數人溺死

太平御覽卷七百六十七

古史考曰夏世昆吾氏作屋瓦

禮曰慕賢而容眾毀方而瓦合去己之大圭角下與眾人小合也

史記曰秦攻韓軍於武安西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

震

漢書曰霍禹弟巷端人見禹居堂屋上撒瓦投地就視亡有大恠之舉家憂愁未幾被誅

續漢書曰董卓作亂燒南北宮雒陽城無隻瓦尺木

吳時外國傳曰大秦國以水精為瓦

晉起居注曰成都王討長沙王使陸機都督二十七萬眾圍洛陽四匝夜鼓譟京師屋瓦皆裂

音中興書曰秦寧元年五月大迴風吹劉曜太廟瓦垣外數十步其樂梁拱桷無離者瓦亦不毀曜素服五月繕治之淮南子曰以磁石之能連鐵也而求其引瓦則難矣

漢武故事曰武帝起神明殿砌以文石用布爲瓦而淳漆其外四門並如之

語林曰晉張載字孟陽其醜每出爲小兒擲瓦盈車

葛洪神仙傳曰孫博者河東人也有藏人亡奴在軍中者

因以求之不得博語奴主曰吾爲卿燒其營舍奴出走卿

但歸何取之於是博以一赤瓦擲之須臾火起張天奴果

出走博得之博乃以青瓦擲之火即滅屋舍百物向已燧

燃者悉復如故

靈鬼志曰有士人姓鄒坐齋中忽有一人通刺詣之題刺

云舒甄仲既去疑其非人尋其刺曰吾知之矣是予舍西

北瓦中入耳便往令人將鑿掘之果於瓦器中得桐人長

尺餘

管子曰棟橈不勝任則屋覆而人不怨者其理然也弱子

慈母之所愛也不以其理而下瓦則慈母答之故以其理

動者雖覆屋不爲怨不以其理動者下瓦必答

莊子曰師曠爲晉平公作清角一奏有雲從西北起再奏

大雨大風隨之裂帷幕破俎豆墮廊瓦平公懼伏于室內

抱朴子曰土柱瓦截不可救飢

爾雅曰瓠瓶謂之甕

爲甕也今江東呼甕爲甕音蒲歷切

古史考曰烏曹氏作甕

魏略曰扈累獨居道側以甕甕爲障施一厨牀食宿其中

晉書曰吳興吳遠經痠痛死者十三在青唯遠夫妻家貧

冬無被袴晝傭賃夜還燒甕伐木暮年成老墓葬十二

喪

宋書曰范曄字蔚宗母如廁產之額爲磚所傷故以磚爲

比

小字曰... 鄭緝之東陽記曰獨公山在縣東八十里有冢臨溪其甄
文曰筮言吉龜言凶三百年墮水中義熙中冢猶半在白
後稍已崩盡... 續搜神記曰順陽范啓母喪當葬前冢在順陽往迎之
既至而墳壘雜沓難可識別不如何許表彥仁時爲豫州
往看之因云聞有一人見鬼范卽如言令物色覓之云此
墓中一人衣服顏狀如之卽開墓棺物皆爛塚中灰壤深
尺餘意甚疑試令人以足撥灰中土翼得舊物果得一甄
銘云順陽范堅之妻然後信之... 述異記曰豫章胡茲家在郡治宋泰始四年空中忽有故
冢墓甄青管石灰着之礚然擲其母前其數或五三俱至
舉家驚懼然終不中人旬日乃止... 甄

語林曰陶太尉既作廣州優遊無事常朝自運甓甄於齋
外暮運於齋內人問之陶曰吾方致力中原恐爲爾優遊
不復堪事

東觀漢記曰周紆字文通爲渤海太守坐事免家貧身築
塹以自給食

書曰峙迺芟芟亡敢弗多

禮曰以足蹙路馬芻有誅

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爲芻
狗趙壹嫉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歎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

蘭蕙化爲芻 鳳曰 蘭蕙化爲芻 鳳曰 禮曰在室室之中不與坐焉

太公去籟曰昔帝堯王天下上世謂爲賢君其治則宮垣室屋不墜也

莊子曰郢人墜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運斤成風盡聖而鼻不傷郢人立而不失容

詩曰籊籊竹竿以釣于淇籊籊長而殺也

說文曰竿竹挺也

漢書曰斬木爲兵揭竿爲旗揭音竭續漢書曰高鳳字文通南陽人妻將之田曝麥於庭令鳳

護雞忽然天暴風大雨鳳持竿誦經不覺潦水流麥妻還

惟問鳳方悟

博物志曰詹何以獨繭之絲爲綸芒針爲鉤荆篠息了爲切

竿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而仞之淵

莊子曰楚王聘莊周於濮水之上莊子持竿不顧

史記曰桀有力能伸鉤索鐵

搜神記曰京兆長安有張氏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前

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爲我禍耶飛上承塵爲

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離人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之所在

而得一金鉤焉遂寶之自是之後子孫昌盛資財萬倍蜀

賈客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內婢竊鉤以與客張氏既

失鉤漸貧死喪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爲己利或告之天

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賞鉤以返張氏張氏復昌故關西稱張氏鉤

風俗通曰順帝時京師謠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乃封侯

張衡賦曰仰飛織繳俯鈞長流觸矢而斃貪餌吞鉤

魏略曰晉宣王討王陵陵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陵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並滅遂自殺

盛弘之荆州記曰冠軍縣東有魏征南司馬張詹墓元嘉初尚儼然六年民飢始破發金銀朱漆之器爛然有二朱漆棺棺前垂竹薄簾以金釘釘之

楊龍驤洛陽記曰石牛一頭在城西北九重里耆舊傳說

者云石虎當襄國石牛夜喚聲三十里事奏虎虎遣人打落牛兩耳及尾以鐵釘釘四腳今見存抱朴子曰吳有趙炳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力吹之釘即躍出如弩箭之發

廣雅曰鑠鑠也音謂之鑠說文曰鑠鑠也

詩曰周道如砥

書曰揚州厥貢礪砥砥細於礪皆磨石也

又曰若金用汝作礪

史記曰封爵之誓曰黃河如帶太山如礪言河山如帶礪國乃絕耳蔡邕勸學曰木以繩直金以淬剛必須砥礪就其鋒鏃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魏志曰殺幽州牧劉虞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
合平如礪唯有此中可避世公孫瓚以己當之乃築京固
守積三萬斛

廣志曰礪石出首陽山有紫白彩色出南昌者最善今武
庫有數枚治御刀

山海經曰高粱之山多砥礪

尸子曰鐵使于越之工鑄之以為劍而勿加砥礪則以刺
不入擊不斷磨之以礪礪加之以黃砥則刺也無前擊也
無下自是觀之礪之與弗礪其相去遠矣今人皆礪其劍
而弗知礪其身夫學身之砥礪也

太平御覽卷第七百六十七



